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精选

* 短篇小说卷 *

净土

雷达 白桦 编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末文学作品精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编选者言

别林斯基曾很精辟地指出：“艺术，和一切活的、绝对的事物一样，是从属于历史发展过程的”（《关于批评的话……》）。把这话倒过来说，也即一定的历史造就一定的文学。

的确，当我们具体而深入地审视进入九十年代之际的小说创作时，从不同的作家和不同的作品当中，都能感到有一种与时代氛围相应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就是“持重”和“沉稳”的审美风范，而这在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一，作家们更为冷静地直面社会生活，写实的因素加重了；其二，作品普遍重视了深层意味的开掘，作品的内蕴丰厚了；其三，在写法上面向大众进行叙事、语言等文体形式的营造，作品的可读性增强了。当然，不同的作家仍不失其个人的独有风格，同一个作家也在新的创作里表现出了新的进取。因此，短篇小说的创作领域，依然是姹紫嫣红的百花园。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短篇小说选”，便以其生动而丰富的作品实例印证了上述看法。当然，编选这本“短篇小说选”，我们不仅着意体现九十年代之后的短篇小说创作的总体风貌，而且还有意反映全景构成中的姚黄魏紫，尤其对那些带着新异的芳香步入文坛的新人们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我们希望这个选本既能成为近年短篇小说创作繁盛景象的一个缩影，又成为小说创作中的一些新秀俊彦们走向更多读者的一个桥梁。

不得不说的套话也即实话是，限于篇幅，一些短篇佳作再三

掂量还是未能入选,尤其是两万多字的短篇。一些很有份量的小说作品直逼三万字,当作中篇吧,太短了一些;当成短篇吧,又太长了一些。此类作品未能入选,纯系篇幅方面的原因。由此我们想到,怎样使短篇小说的篇幅更为适中,委实是创作中应予考虑的问题。

编就这本“短篇小说选”,清点字数时,我们发现相当一批入选作品的字数都在 8000 字左右,而这些作品的份量也并不轻飘。由此看来,佳作的确不在篇幅。短篇完全可以负重,一切还在于“怎么写”。

1991 年 12 月于北京

目 录

烟·····	贾平凹(1)
将·····	吕晓明(25)
乡长·····	林和平(37)
虾战·····	邓 刚(58)
氤氲·····	林斤澜(77)
小芳·····	汪曾祺(86)
方城·····	冯苓植(96)
洗澡·····	王安忆(107)
新娘·····	刘庆邦(110)
肉身·····	张 放(121)
大浴·····	谢友鄞(132)
唢哨·····	格 非(149)
净土(两题)·····	王 立(173)
落叶溪(四题)·····	田中禾(191)
教育诗·····	刘 恒(217241)
纸婚年·····	方 方(230)
通腿儿·····	赵德发(241)
小学老师·····	李森祥(259)
我与地坛·····	史铁生(287)
上来下去·····	张 宇(308)
我的太阳·····	李功达(317)
新兵三事·····	石钟山(326)

冒牌城市	刘醒龙(339)
陈奂生战术	高晓声(346)
遭遇凤凰台	铁 凝(371)
金山的女人	王兆瑞(378)
30 号小姐	沈嘉禄(383)
乡干部老秦	何 申(416)
怀抱鲜花的女人	莫 言(442)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	池 莉(481)

烟

贾平凹

石祥小的时候去山上古堡，就知道古堡的瓦砾中有这么个烟斗。那一年，石祥只有七岁，现在却是十八岁的烟龄了。

夕阳如血地照来，是一天最好的时光，微风踏斜蓑草，汗水已不粘腻，蚊子也不到来的时候，山沟里真是偷得一时的闲静了。这边山坡上没有向那边山坡放枪，那边山坡也不向这边山坡放枪，似乎彼此达成了一种默契，谁也不要辜负了美妙的时光。石祥就赤身裸体趴在那块已经趴得很久的光溜溜的洞口，用意念放松着头皮，再是眉部、腮部、后颈、双肩、胸部，一节节到了脚脖，一股酥酥凉气沿脚心而出，他想要唱一句戏呢。但石祥不能唱，咽了咽唾沫，木木地发半晌呆，点燃了烟斗里的一颗香烟，旋即一缕蓝烟升起，在洞顶上受阻而摇曳变幻，有一丝二丝便顺着草叶飘出去了。如果站在对面的山坡，这个洞是发现不了的，戴着草编的石祥的头也是发现不了的，但阳光能照着这个烟斗，铜的光亮会象一颗小星子一样的，可是石祥放大着胆子照常吸烟，正是出于年轻军人的一种得意的显示。后来目光便移开了铜的烟斗，也眼瞧那个红与黄的落日，日渐下坠，但很长的天幕上似乎残遗了无数的日影，以致看到了日行之迹。“日也是铜造的?!”不知怎么石祥想到

如果以烟斗去磕那落日。一定是悠悠动听的铜声。瞧呵，这最南的边境线前的一片连绵不绝的山岭，石祥看得好远，但他没有去过，如同他只见过那同样是连绵不绝的赛鹤岭而仅仅是上过其中的一座山峰的一个古堡一样，呆在这坡下的沟里，恐怕你是永远也兜转不出，壑壑岔岔，哪儿都是开始，哪儿又都是结尾，山深似海，实在是海的模样。石祥想入非非了，要是有一架飞机，从飞机上往下视，这片山地又该是一个环窝套着一个环窝，那是风的舞蹈留下的巨型脚印吗？可是，可是整个的战事却在这里进行，于两面的山坡上，你向我轰一阵炮，我向你轰一阵炮，或是零星的施放冷枪，这战事好庄严好残酷。是不是又有些好玩的意味呢。年轻的军人突然为自己的想象感到高兴了，他将烟斗在铁管上磕了一下，铁管随之也传来金属的颤响声，石祥忙把耳朵贴了近来。

“你瞧那落日！”

原本要告诉的正是落日，全没想那人却是在提醒他了。

“瞧那落日。”他说。

“落日好酸！”

“又看着老婆的照片了吧？”

“我抽烟哩！”

远隔十三米外的一个洞中，趴伏的是二十二岁的小李子，他们自进入阵地以后，已经是十七天没有见过面。每日李在那边一敲动流水的铁管，那洞里的滴水聚成潭就可以将一部分输流到这边来供他饮用，这几乎是一种发明，秘密的水管倒成了他们的通讯的工具，只要口对着一头的管口说话，对方就能听到，当然这种低嗡嗡的音响，只有他们才能破译其中的含义，以至他们在这称之为电话的水管里对话时不止一次地得意说：咱们现在的耳朵是有了特异的功能，可以听辨鸟的语言和蚂蚁

的语言了！

“抽烟你在想什么呢？”

“我想起你那个烟斗，它真的是古堡上的吗？”

“谁哄你天黑让挨了枪子！”

“你知道这烟斗你曾用过？”

“那当然。”

“那么，你前世是做什么了，也是打过仗吗？”

石祥不言语了。当他带着这个烟斗来到军队时，他是军队中烟龄最长的兵，大家都在耻笑着这个玩意儿：在过去的年月，这或许是一件很精美很值钱的烟斗，但现在不免滑稽可笑，一副村相的蠢样，简直与一个现代军人不相称了。于是，他正经地讲过去的故事，故事当然使人惊奇，随之皆又不信，做了士兵仍是一副乡间孩子憨态的石祥说完了故事，他也有些奇怪了：为什么就会知道呢？七岁的孩子，饥饿的苦焦使他跟着父辈一块去赶了驴驮贩粮，逼仄的山路上他们行走了一夜。天明方翻上了赛鹤岭。赛鹤岭是那么的广大，朝阳的涌出，使众峰群壑蚀上了红色，他看见了每一个山头上都有一座石砌的古堡，也红如锈铁。父辈们感慨着，提出要往一个个山头的古堡去，他们被壮观激动，为久远的发生在这一带许许多多往事以及世事苍桑而长长叹息。他们自然是不允许石祥上去的，“看着干粮吧！”这么限制了他，似乎觉得不忍，就也允许他在看护干粮的时候可以大吃一气。但是，石祥却突然想吃烟，实在想吃烟，从来没有过的烟瘾令他这么烦躁，他也不晓得这是怎么啦？他把驴驮上的干粮袋一件一件卸下来往一处集中。就有一群长翅的山鹰和黑丑的老鸦在头顶上飞旋。数次冲下来要搏夺了那干粮袋子。就在他搬动了石板镇压住集中到一处的干粮袋时，一只老鸦已啄开了驴驮上的一条布袋，急呼叫扑打。

老鸦竟衔了布袋起飞，那破了洞的布袋就遗漏着秫面糕的碎块四处扬撒。要是往常，石祥会痛惜大哭，会一面拾了石子掷打而一面捡着糕的碎块填到口里去，可这样石祥的烟瘾是发了，当用身子趴在那压干粮袋的石板上时，烟瘾使他一阵昏眩，觉得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熟悉，他大声地对着已爬到半山头的大人们喊：不能上那个古堡，那个古堡什么也没有的，往左边那个古堡去呀，古堡的左边有一条小路的。大人们被他的话惊住，幼小的石祥并不在意，仍处于恍惚之中，说：古堡左角的那一棵树下，掀开那后面石板，下边是有一个烟斗啊！听着他这样的叫喊，大人们就认为这是在胡说了，但恰恰还是上了他所指点的古堡，竟出奇地是在那树下的白石板底果真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烟斗，人们呼叫着下来了。

“石祥，你说的是什么样烟斗呢？”

“子弹壳的烟斗嘴，细铜管做的烟锅杆。”

说得一点没错。小石祥一把夺过来。

“这是我的！”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烟斗呢？！”

“我知道。”

就这样，石祥能知道前身的事流传开来，但前身的事还知道些什么呢？譬如姓什么、叫什么、干过什么事情，石祥却无论如何是说不出来的。”

他现在也无法对小李子说得出来。

百无聊赖的石祥这时只有把玩他心爱的烟斗了，虽然他带的是整条的高档香烟，他偏要拔掉过滤嘴，将纸烟插在烟斗里或是干脆撕开了烟丝按到烟斗里来吸。黑漆的牙咬着烟斗嘴，那一块铜已经咬得发扁，似乎只有这么咬嚼才有了烟的滋味。长长的一口吸使烟输送到了身子的每一个关关节节，又带着关

关节节里的疲倦悠悠从口中涌出，这时候石祥就最有了想象力，眯缝了眼睛想起什么便来什么，要看着什么也真的就是什么，以至于真假不能分辨连自己也我非我非非我起来了。那在洞壁顶上缭绕的是朝朝暮暮的云雾吗，那湿津津的洞壁上也是露水附着吗？一只身上有着光洁油亮的壳背的昆虫一定就是刚刚爬出水面的龟了吧。哎呀，云雾生发的早晨空气里到处是呛呛的腥味，岸边的峰峦将晨曦分别成无数的三角，这一个三角幽暗，那一个三角明丽，三角与三角接联处就变幻着五色或是七彩。石祥隐约听到一种嗡嗡细音，不用看，那该是一只小蜂千百次扇动了带露的簿翼了。但他还是把眼睛睁开了，首入眼帘的还是那只漂亮的龟在爬行，触动了洞壁角的一小盘小小的蛛网，蜘蛛却没有动，缀在网上的和珍珠一般的水珠在一瞬间垂垂欲坠了，也没有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妙的一种音响啊！烟雾越来越浓，真是云雾无心出山岫，几只蚊子在其中飞动了。不不，这不是蚊子，怎么是蚊子呢，呈祥的仙鹤姿式才这么优美。仙鹤呈祥，洞便是仙洞，洞中一日世百年，这一句自幼便听得的古话使石祥却忧患起来，想到了遥远山那个有着自己童年和少年的故乡，想到了要在某一日回去村中的房子还在吗，人还认得他吗，他还认得那一座不会塌的石桥和那一口搬移不走的水井吗？烟愈是浓烈了，不再是袅袅，简直有翻腾涌滚之势，看不见了仙鹤的石祥耽心天要下雨了，那么，天是什么呢，地是什么呢？噢，噢噢，天之所以为天的是云，地之所以为地的是水，水升蒸便为云了，云降落便为水了，天地原来是一样的因此云纹和水纹多么相似呀，那云中的鸟水中的鱼除了毛和鳞还有什么区别呢？石祥在瞬间的迁想妙得后，感觉到了心身的十分受活，在他重新打坐起来的时候，他发现了三面洞壁上茸茸地生就了一层绿苔。这是石祥为之得

意的事呢，这些绿苔在很久前就生就的，它们已经同他沦同了一个生命，在他没有烟吃的时候，除过紧张的作战时间，他是无精打采的，这些绿苔也蔫下去，附在洞壁上几乎没有了颜色也没有了形体，而他一吸烟，他来了精神绿苔也显活活地呈绿呈形了。这么想，石祥突然觉得洞外的山坡上杂七乱八了的那些松、杉、栲、榲、青冈、白桦全然不是树了，是一群似乎见过面的熟人在陪他站着，是那么英武和亲近。这是些怎样的人们呢，怎么就觉得熟悉呢？愈是这样想，耳际就隐隐约约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且在枪声之中成片成片的人倒下去，然后是死死寂寂的安静，然后是树木萌生为林……。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恍惚中的石祥要求个究竟，满坡满谷的林子却突然产生了无比强大的磁力，他又象是一只小鸟要被吸将色容而去，但他要被吸将去，林子却似乎一直在远处，他和林子同时在飞逝着而使他不知所以然地坠入一种境界中去了。

这是八十年前吗，这是那个赛鹤岭吗？

赛鹤岭上聚着一群英武的人物。三省交界的边地，山高皇帝也远，这些落草的英雄差不多已经傲啸了十年，他们企图赶走三十里外的县城中的官家，目的却迟迟不能达到。当然，官家也并没有打败他们。可惜的是他们为着共同的业绩而生分抱怨起来以致内讧爆发，经历了残酷的厮杀，成片成片的人马死去，终于各自占领一个山头修寨筑堡为王起来。铁打的寨堡流水的大王，到后来，在一座五凤峰上突然出现了一位新的大王，大王从哪里来，什么出身？土著的群王谁也不知道，他们简直不能容忍这外来的人在他们地盘上吃饭。但是，每当红日西坠，这新大王骑马在古堡上扬手放枪，就将天空中的飞鹤一个一个打下来，然后一动不动如雕塑一样地立在那里，昏黄的

天幕正衬着他的背景，气宇是那样轩昂又沉静，似乎手一伸就要拍打着太阳有玻璃一样的脆声，这剪影使赛鹤岭的人都看见了，所有的大王都有些怵惧了。他们恨他，却又怕他，终有一个姓胡的大王历来是杀人不眨眼的枭雄，便派了一个头目去探虚实，他要试试新大王的厉害。这头目喝了三碗烈酒，自是汹汹豪气，爬上了那座最高的山峰，攀登了六十四台长条青石铺就的古堡门洞长阶，新大王正坐在最上的一台石阶上盘脚搭手着吸烟。那时所有的大王都吸用着装板烟丝的水烟袋，这位新大王却噙着一个铜管制作的小烟斗，烟斗锅里恰插着一支纸烟。头目不知怎么就慌乱地跪下，头也不敢抬的说：“禀告大王，我是南峰胡大王派来的。”新大王说：“我等你一顿辰了。抬起头来吧，坐到这里吸颗烟。”头目听见语句是那么柔软平和，于是把头抬了，却立即胆子壮大起来，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吃粮逛山的竟会长有这么俊秀的面孔，眉细眼长，鼻准圆润，腮帮有红施白地细嫩。头目差点嘻地笑起来，如果不是听闻到这就是那个厉害的新的新大王，他会要初阳发动上去捏捏那油皮嫩肉的脸蛋子。新大王说：“胡大王有什么事吗？”头目说：“我家大王告诉你，三天后有人要来端你的窝子。”这话是胡大王来试探的，意欲新大王听后自动离开此地，但头目现在想立功了，说完话就看新大王的脸，要趁这美男子不注意一刀砍了脑袋提回去。新大王听罢无动于衷，双目微合了深气吸烟，那烟一丝一缕没有再飘出来，甚至刚才吐出的还绕在额头上的一团烟缕也悠吸进口去，象是一堆乱绳寻着了绳头收走一样无踪无影。头目便呆了。但也就是此时，那烟却又从新大王的口中飞出，那是一个烟的小小的圈，旋即扩大，倏乎套在了头目的脖子上，接着又一个一个烟圈套来，瞬间烟圈接踵而生一个接一个地套在头目的脖子上了，头目立时身不能动，脖子

也僵硬起来，用手去抓又抓不下也赶不散，浓烈的呛味使他一时昏然不知所措。新大王却说话了，仍慢条斯理的：“多谢你家胡大王，回报说我知道了。”头目已经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惊恐地看着脖子上的烟套终于慢慢散去，便真如绳捆索绑之后的身骨散架似地倒在地上。当新大王再要他也来吸一颗烟，说这烟真是好味道呢，他慌忙磕头，倒退着要从六十四阶石台上下去。新大王说：“你这样回去，胡大王要怪罪你了，我送你一个立功的东西吧。”遂从地上拣起一块磁片，只那么在左手上一划，便有一枚指头断下来，头目失声大叫，新大王说：“这枚六指指怕就是为胡大王长的。”左手扬了扬，还是五枚指头，那一枚却在地上虫子似地蹦跳不已。

从此新大王就长居五凤峰的古堡，他可以到每一个大王的领地内收取税款粮草，每一个大王地的巡哨都不能拦截阻挡，新大王成了实际上的赛鹤岭上的众大王的大王。

又一年的三月清明，赛鹤岭风传着新大王有了压寨的夫人，众大王便携了厚礼前来祝贺。宴席还没有开，五凤峰寨的场子上摆下了茶点供宴前小坐，新大王就让压寨夫人为大家酌茶了。夫人果然美若天仙，鸦云乌发，星月眉目，裙下的一点品红绸鞋小脚，走过来如水上漂一样消声静气，而散发的幽香却是每一个人都浓浓地闻到了。众大王的夫人都是有姿有色的雌儿，但却绝不能与新大王的夫人伦比，这毕竟使他们心中充涌了嫉妒和悲哀，便也立刻想开：这武艺高强的青年大王有一张俊美的脸孔，其实人家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啊！但是，很快他们交头接耳起来，因为有一个大王发现这夫人正是城里县太爷的姨太，却怎么现在成了五凤峰的压寨夫人了呢？那位胡大王发话了：“尊敬的大哥，嫂夫人果真是天上人物，不知娘家何处，又是从何方娶了来的？”

新大王已经看出这些大王的猜疑，他不愿对着这些人推心置腹，见姓胡的如此问，就哈哈大笑：“这个你们也不知道吗？你们多少年里与官府打交道，还是我听了你们的传言，才去请了这位县太爷的姨太来给我压寨了！”

众人已经知道这夫人的来历，听了新大王的话却更为惊讶，他们为了打败官府成十年的搏杀而不能，他竟不声不吭将县令的姨太掳来当了压寨夫人，且说得那么轻松，岂不无疑是对他们的无能而嘲弄吗？且这新大王是在什么时候单独去攻打县城呢？！姓胡的便说：“大哥如此威风，想必县令的那一颗狗头也在这里了！”

新大王说：“攻打县城是大伙的心愿，我怎能一人去坐了县城？我这夫人与我有缘，她一见我，随我就来了的。”

胡大王说：“我明白了，明白了，听说湖北山中有一种蛇叫魅蛇。人将猫尿洒在油布上后铺在蛇洞口，蛇闻见尿味出来交配，就把精汁遗在油布上，再晾干油布，只要拿这油布在女人面前摇摇，女人就三昏六迷自跟着来了。大哥原来是湖北人氏，这夫人怕是在县城关帝庙会上所得的了！”

年轻的武人面额微微红起来，说声“胡兄一定很想去湖北一趟了，”遂哈哈大笑，将一盒只能在省城买到的纸烟发散给众人。

众大王早就听说新大王吸的是新式的纸烟，一上古堡看见他口噙着烟斗，烟斗里插着稀罕玩意儿，便觉得自己那手捧的水烟袋而自惭了形秽，如今新大王发散纸烟，也就丢开了那压寨夫人如何得来的兴趣，只将发散到手的烟支反复玩看了叼在口角来吸。但是，新大王挨个发烟，偏就没有发散给胡大王，甚至走过了胡大王的面前看也不看一眼，兀自等大家全部把烟支点燃了问道：“味道怎么样呢？烟是好东西，世上不吸烟的

是那乌龟，乌龟有个大盖，吸了烟会呛的，兔也不吸烟的，兔是豁豁嘴叼不了烟支呀。驴蹄子是两半，它更是捏不住烟支啊！”众人哄然爆笑，扭头就看起胡大王了，胡大王顿时脸色灰白，站起来一掌拍在桌上骂道：“白脸小于，你这是要羞辱我吗？！”声起枪响，新大王还未转过身就扑地倒地了，子弹洞穿了他的胸口，血水喷起来洒在石桌上，他的口里还噙着那柄烟斗，在冒着一柱细烟。

这个故事已经十分遥远了，只有年长的人似乎还记得父辈们隐约说到过一些，但是谁说得清细节呢？谁说得清这故事是发生在七十三座峰峦的赛鹤岭上哪一峰上的古堡呢？

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太阳在最南的边境线上沉没了，土石洞下的坡沟里，那一道如线的细水开始了蛙鸣。战争并没有使水蛙灭绝，在仅有的几只中，依旧公的和母的交配，生出无数粘液的东西，无数的小蝌蚪甩掉了尾巴，在这一个宁静的夜里发出了声音。那勾心斗角的巉岩里，一咕涌一咕涌再也长不完整却还存在的梢林间一定是有着魔穴的，穴里的魔也一定是吸烟草的，现在喷烟似地冒着雾气弥漫到坡上来，是洞里的蚊子打锣般地轰响时间了。石祥最忍受不了的是夜晚。他的身上被蚊子叮得没一片完肤，只要顺使用手在背上一抹，就血糊糊一片。举手在眼前，看着艳红的往下缓缓流动的血道，他不知道这是自己的血还是蚊子的血。双方交战，到了这个年代，最痛快的是山顶上的大炮，可将无数的雷霆轰然倾泄过去，也轰然倾泄过来，但是，他们却仍然要蹲在这低矮潮闷的土石洞中。现在无战事，一切静悄悄，他无声地将与蚊子战斗，吸大量的纸烟把蚊子呛出去，更不失自豪地为自己有这个烟斗而庆幸

了。正是这烟斗使他有了强烈的烟瘾，等将来复员归去，他可以炫耀自己抽烟的能耐了，嘿，胸部上排着勋章的年轻英雄同时是超凡的吸烟之最者，一口气吸一包烟，两包烟，没有战争能吸这么多好烟吗？这时候，他想象不来右边十五米远的洞里那个魏班长，一个从不吸烟的瘦小男人，这一夜该怎么过了？

第十五天，一早，对面山坡上向这边放冷枪，这边的洞里并没有回击，那边的枪声也停下来，而对面坡的一棵弯脖子树下的白石台上突然出现了三个赤身的女子。石祥先以为是三株柔弱的白桦，后来又以为是三只银毛的长狐，终于看清为三个艳绝的女子，他的心头蓦地怔了一下。在霞光被山峰分割成巨大立体的明暗里，弯脖子树正在水津津的朝阳明辉之下，如舞台灯光罩住一般，女人在清丽的霞色中向着这边扭捏展示。毫无疑问，这是那边的敌军一种美人计，以此来羞辱和勾惹这边隐蔽的兵士。石祥确实是一股激荡的热气极快地流贯了全身，不自禁地想起了什么，同时舔了一下发干的嘴唇。“女人都是一样的美丽，”他这么想着，又愤愤起来，明白这是可望不可及的，概不论它的政治上的企图和阴谋，这种展示如水中月镜中花又能与一个战地的士兵何相干呢？他端起了枪瞄准，几次要勾动了扳机，但他放下手来，嘲笑自己这是一种不可及的怨怒呢，还是一种经不住引诱的逃避？同时却也觉得这里的战争真是不象所有书籍上所描写的战争。他索兴又看了一阵女人，就蹲在洞口拉起屎了。洞边的树叶铺在地上，粪拉上去，然后提了叶子的四角摔出去，石祥为这种战地的大便感到滑稽可笑，也为对方的女人出现的同样的滑稽可笑开心了。但就在这一时，他发现了对面山坡的左侧一片篙草里有了敌兵向沟爬行，草很深，几乎谁也没有注意，眼看就要进入沟底，那么，一等潜伏到了沟道，钻入这边的山坡草木林中，他们就可以摸